

耶利米哀歌第四章譯文對照

【哀四 1】

〔和合本〕「黃金何其失光！純金何其變色！聖所的石頭倒在各市口上。」

〔呂振中譯〕「怎麼啦！金子竟然失光阿！黃金竟然變質阿！聖石頭竟倒在各街頭阿！」

〔新譯本〕「黃金怎麼竟然失去光澤，純金怎麼竟然變色？聖殿的石頭都被拋棄在各街頭上。」

〔現代譯本〕「我們閃爍的純金黯然無光；聖殿的石頭堆積在街道上。」

〔當代譯本〕「為甚麼精純的黃金竟然失去了光澤，聖所的石頭都亂堆在街上！」

〔文理本〕「金奚晦闇、精金奚變色兮、聖所之石、傾于諸街隅兮、」

〔思高譯本〕「怎麼！黃金竟暗淡無光，純金竟變了色！聖所的石頭都散亂在街頭！」

〔牧靈譯本〕「黃金已變得如此晦暗無光，純金已失去了潤澤，聖所的石頭散落在街角。」

【哀四 2】

〔和合本〕「錫安寶貴的眾子好比精金，現在何竟算為窯匠手所作的瓦瓶？」

〔呂振中譯〕「錫安的兒女很寶貴，可與鍊淨的金評價，怎麼竟被算為瓦餅，窯匠之手所作的阿！」

〔新譯本〕「錫安尊貴的眾民，本來和精金一樣貴重；現在怎麼竟被看為瓦器，好像陶匠手中所作的呢？」

〔現代譯本〕「錫安的青年在我們眼中等於純金，現在卻被當作平凡的瓦器。」

〔當代譯本〕「本是珍如純金的錫安人民，現在竟淪為粗糙的瓦器！」

〔文理本〕「郇之子民、寶若精金兮、奚視如陶人所制之瓦缶兮、」

〔思高譯本〕「熙雍的子女，原比純金尊貴，怎麼現在竟被看作瓦器，被看作陶人的出品！」

〔牧靈譯本〕「熙雍可愛的眾子，原好比純金—如今卻還不如陶匠塑成的瓦罐。」

【哀四 3】

〔和合本〕「野狗尚且把奶乳哺其子，我民的婦人倒成為殘忍，好像曠野的鴝鳥一般。」

〔呂振中譯〕「野狗尚且把奶頭給崽子喫奶，我的眾民〔原文：我人民的女子〕倒殘忍，像曠野的鴝鳥一樣阿！」

〔新譯本〕「野狗尚且用乳房哺養牠們的幼兒；但我的眾民變得多麼殘忍，像曠野的鴝鳥一樣。」

〔現代譯本〕「野狗尚且知道乳養幼兒，我的子民竟像曠野中的鴝鳥殘暴不仁。」

〔當代譯本〕「野狗尚且哺育自己的幼兒，但我子民的婦人竟像荒野的鴝鳥一樣，殘忍無情。」

〔文理本〕「野犬猶出其乳、以哺厥子兮、惟我民女殘忍、若野間之鴝鳥兮、」

〔思高譯本〕「豺狼尚且露出乳房，哺養自己的幼兒；我的女兒——人民，竟然殘暴不仁，好似曠野

中的駝鳥！」

〔**牧靈譯本**〕「豺狗尚且用乳汁哺育幼獸，而我的眾民卻變得殘酷無情，如同荒漠中的駝鳥。」

【哀四 4】

〔**和合本**〕「吃奶孩子的舌頭因乾渴貼住上膛；孩童求餅，無人擘給他們。」

〔**呂振中譯**〕「喫奶孩子的舌頭因乾渴而貼住上膛；孩童求餅，無人擘給他們。」

〔**新譯本**〕「嬰兒的舌頭因乾渴而緊貼上膛；孩童求餅，卻沒有人分給他們。」

〔**現代譯本**〕「他們讓嬰兒飢渴而死；兒童求食物，沒有人給他們。」

〔**當代譯本**〕「嬰兒唇焦舌燥，乾渴難當；孩童飢餓，哀聲求食，竟無人施捨！」

〔**文理本**〕「哺乳之嬰、厥舌燥渴而黏齶兮、稚子求餅、無人擘而予之兮、」

〔**思高譯本**〕「嬰兒的舌頭，乾渴得緊貼上顎；幼童飢餓求食，卻無人分給他們。」

〔**牧靈譯本**〕「嬰兒的舌頭因乾渴緊黏著上顎，孩童乞討求食，卻無人給予施捨。」

【哀四 5】

〔**和合本**〕「素來吃美好食物的，現今在街上變為孤寒；素來臥朱紅褥子的，現今躺臥糞堆。」

〔**呂振中譯**〕「那素來喫爽口物的、如今在街上淒涼涼；那素來在朱紅褥子養大的、如今抱着灰堆睡。」

〔**新譯本**〕「那些從前吃美食的，現今都在街上孤單淒涼；那些從前在豪華生活中長大的，現今卻在垃圾堆中打滾。」

〔**現代譯本**〕「一向吃山珍海味的人現在餓死在街頭巷尾；一向過奢侈生活的人現在到垃圾堆裏找食物。」

〔**當代譯本**〕「昔日飽嘗山珍海錯的，如今流落街頭。一向躺臥高床軟枕，如今躺臥在糞堆之上。」

〔**文理本**〕「素食珍饈者、今伶仃於街衢兮、素寢朱褥者、今偃臥於糞壤兮、」

〔**思高譯本**〕「昔日飽享山珍海味，今日竟餓死街頭；一向衣飾華麗，而今卻滿身糞土。」

〔**牧靈譯本**〕「曾經慣享美食的，如今卻躺臥街頭，曾經穿羅著緞的，如今卻滿身糞土。」

【哀四 6】

〔**和合本**〕「都因我眾民的罪孽比所多瑪的罪還大，所多瑪雖然無人加手於它，還是轉眼之間被傾覆。」

〔**呂振中譯**〕「都因我眾民〔**原文：我人民的女子**〕的罪孽比所多瑪的罪還大；雖無懲罰的手旋轉於所多瑪之上〔**意難確定**〕，它還在一眨眼間就被傾覆。」

〔**新譯本**〕「我眾民（“我眾民”原文作“我子民的女子”）的罪孽比所多瑪的罪惡更大；所多瑪在轉眼之間傾覆了，儘管無人攻擊它。」

〔**現代譯本**〕「我的人民所受的懲罰，比所多瑪居民所受的還要嚴厲〔或譯：……的罪惡，比……所犯的還要厲害〕。神使所多瑪覆滅，只是轉瞬間的事。」

〔**當代譯本**〕「所多瑪惡貫滿盈，雖然無人加害，卻在頃刻之間傾覆了。猶大的罪孽卻比她還深重，因此，必要受到更大的懲罰！」

〔文理本〕「我民女之愆尤、重於所多瑪之罪惡兮、彼傾覆於俄頃、非人手加之兮、」

〔思高譯本〕「我的女兒——人民的罪罰，比索多瑪的還重，索多瑪頃刻間傾覆了，並非假手於人。」

〔牧靈譯本〕「我眾民所受的懲罰，遠超過索多瑪所受的。索多瑪無人假手，卻在頃刻間顛覆。」

【哀四 7】

〔和合本〕「錫安的貴胄素來比雪純淨，比奶更白，他們的身體比紅寶玉（或作“珊瑚”）更紅，像光潤的藍寶石一樣。」

〔呂振中譯〕「錫安貴族素來比雪還純淨，比奶子還皎潔；他們軀體上比紅寶石還紅；其體格〔意難確定〕像藍寶石一樣。」

〔新譯本〕「錫安的貴族素來比雪更明亮，比奶更潔白；他們的身體比紅寶石更紅潤，他們的樣貌像藍寶石一樣美麗。」

〔現代譯本〕「我們的望族向來比雪比奶都潔白；他們的精力充沛，體格強壯。」

〔當代譯本〕「她的王室昔日都是健康俊美、養尊處優的，他們比雪純淨、比奶更白。他們的膚色比珊瑚紅潤，就像藍寶石一樣光潤；」

〔文理本〕「昔彼之那細珥人、潔于雪、白於乳兮、其體紅於珊瑚、形若光澤之碧玉兮、」

〔思高譯本〕「昔日，她的少年，比雪還潔白，比乳還皎潔；他們的皮膚，比珊瑚還紅潤，他們的身體好似一片青玉。」

〔牧靈譯本〕「昔日她的貴胄比雪純淨，比奶潔白，他們的身體比珊瑚紅潤，他們美麗光潔如同藍寶石。」

【哀四 8】

〔和合本〕「現在他們的面貌比煤炭更黑，以致在街上無人認識；他們的皮膚緊貼骨頭，枯乾如同槁木。」

〔呂振中譯〕「現在他們的面貌比煤炭還黑，以致在街上人都不認識；他們的皮縮攏到骨頭上，枯乾像木頭。」

〔新譯本〕「現在他們的面貌比煤炭還黑，在街上再沒有人認得他們；他們皮包骨頭，枯瘦如柴。」

〔現代譯本〕「現在他們躺臥街頭，沒有人認識；他們的面孔比煤炭還黑，皮包骨頭，枯瘦如柴。」

〔當代譯本〕「現在，他們黑如煤炭，路人都認不出他們來；他們皮包骨頭，枯瘦如柴。」

〔文理本〕「今其容黑於炭、街市無人識之兮、其膚貼骨、枯槁如柴兮、」

〔思高譯本〕「而今，他們的容貌，比炭還黑，在街上已辨認不出，皮包骨頭，枯瘦如柴；」

〔牧靈譯本〕「如今他們比煤炭更黑，在街上無人能識。他們憔悴枯瘦，皮膚乾縮如同槁木。」

【哀四 9】

〔和合本〕「餓死的不如被刀殺的，因為這是缺了田間的土產，就身體衰弱，漸漸消滅。」

〔呂振中譯〕「被刀刺死的比被饑荒害死的好，因為前者雖被刺傷，還可以喫〔傳統：流去〕田間的

出產。」

〔新譯本〕「那些死於刀下的比餓死的還好；餓死的因缺乏田間的出產，就日漸消瘦而死亡。」

〔現代譯本〕「戰死沙場的，比餓死的人幸福；因為後者被飢餓折磨而死。」

〔當代譯本〕「與其死於飢餓，倒不如死於刀下；因為農作失收，人人都活活餓死。」

〔文理本〕「戮於刃者、較死於饑者猶幸兮、因乏田間之產、日漸衰弱、如被刺兮、」

〔思高譯本〕「死於刀下的，比死於饑餓的，即因缺乏田產，日漸衰弱而死的，更為幸運。」

〔牧靈譯本〕「喪身劍下比餓死幸運，為饑荒所擾的，將日漸衰弱而死。」

【哀四 10】

〔和合本〕「慈心的婦人，當我眾民被毀滅的時候，親手煮自己的兒女作為食物。」

〔呂振中譯〕「慈心的婦人，親手煮自己生的孩子；當我眾民〔原文：我人民的女子〕遭破毀時，親生孩子做了自己的食品。」

〔新譯本〕「慈心的婦人親手烹煮自己所生的孩子；在我眾民（“我眾民”原文作“我子民的女子”）遭毀滅的時候，孩子竟成了母親的食物。」

〔現代譯本〕「我的人民所遭遇的災難極其恐怖，慈母親手烹自己的孩子吃！」

〔當代譯本〕「在我的子民面臨浩劫的時候，甚至慈母也把自己的親生骨肉煮了充飢！」

〔文理本〕「慈婦手烹其子女兮、我民女遭滅時、以此為糧兮、」

〔思高譯本〕「柔情的婦女竟要親手烹食自己的子女；在我的女兒——人民遭受浩劫時，子女竟成了母親的食物。」

〔牧靈譯本〕「曾為仁慈可愛的母親，在我眾民毀滅之時，親手烹食了自己的兒女。」

【哀四 11】

〔和合本〕「耶和華發怒成就祂所定的，倒出祂的烈怒，在錫安使火著起，燒毀錫安的根基。」

〔呂振中譯〕「永恆主發盡了他的怒火，倒出了他的烈怒；他使火著起於錫安，燒燬了錫安的根基。」

〔新譯本〕「耶和華大發震怒，傾倒他的烈怒；他在錫安放火，吞滅了錫安的根基。」

〔現代譯本〕「上主傾出他的烈怒，燃燒怒火，把錫安燒成平地。」

〔當代譯本〕「主盡情發怒，傾洩祂的震怒；祂在錫安燃起烈火，焚毀城的根基。」

〔文理本〕「耶和華盡泄其忿、傾其烈怒兮、燃火於郇、毀厥基址兮、」

〔思高譯本〕「上主大發震怒，傾洩了他的怒火，火燒熙雍，焚毀了他的基礎。」

〔牧靈譯本〕「雅威大為震怒，傾泄他的怒火。他在熙雍燃點大火，焚毀了她的根基。」

【哀四 12】

〔和合本〕「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信敵人和仇敵能進耶路撒冷的城門。」

〔呂振中譯〕「地上的王和世界上的居民都不信敵人和仇敵能進耶路撒冷的城門。」

〔新譯本〕「地上的君王，以及世上所有的居民都不相信，會有任何敵人和仇敵攻進耶路撒冷的城門。」

〔現代譯本〕「世上沒有人相信，連列國的君王也不相信：有任何侵略者能侵入耶路撒冷的城門。」

〔當代譯本〕「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相信敵人竟能闖進耶路撒冷的城門！」

〔文理本〕「維仇與敵、入耶路撒冷邑門兮、天下君王、地上居民、莫之信兮、」

〔思高譯本〕「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誰也不相信：仇敵能進入耶路撒冷的城門。」

〔牧靈譯本〕「世上的君王和百姓，誰也不相信，敵人竟能闖進耶路撒冷的城門。」

【哀四 13】

〔和合本〕「這都因她先知的罪惡和祭司的罪孽，他們在城中流了義人的血。」

〔呂振中譯〕「是因為她的神言人的罪，她的祭司的罪孽，就是那些在城中流了義人之血的。」

〔新譯本〕「因為錫安先知的罪惡，和祭司的罪孽，就是他們在城中流了義人的血，」

〔現代譯本〕「然而這樣的事竟然發生；因為她的先知犯罪，她的祭司置無辜的人於死地。」

〔當代譯本〕「這都是由於先知和祭司的罪行，他們在城中殺害義人。」

〔文理本〕「緣其先知幹罪、祭司蹈愆兮、乃流義人之血於其中兮、」

〔思高譯本〕「這是由於她先知們的罪惡，和她司祭們的過犯：他們在城中心，傾流了義人的血；」

〔牧靈譯本〕「這一切的發生都是由於祭司，和先知們的罪孽，他們曾在城中心傾流了義人的血。」

【哀四 14】

〔和合本〕「他們在街上如瞎子亂走，又被血玷污，以致人不能摸他們的衣服。」

〔呂振中譯〕「他們眼瞎盲盲、在街上亂走，污染着血；以致素常不當觸着的，如今竟用服裝去觸着了。」

〔新譯本〕「所以，他們像瞎子在街上流蕩，他們被血玷污，沒有人可以觸摸他們的衣服。」

〔現代譯本〕「她的領袖們像盲人在街上徘徊；他們滿身血污，沒有人敢接觸他們。」

〔當代譯本〕「他們在街上瞎衝亂撞，他們身上滿是血污；他們的血袍，叫人不敢觸及。」

〔文理本〕「彼於街市、遊行若瞽兮、為血所汙、其衣人不能捫兮、」

〔思高譯本〕「他們身染血污，像瞎子一樣，徘徊街頭，叫人不能觸摸他們的衣服。」

〔牧靈譯本〕「他們在街上徘徊，如同瞎子摸索；他們滿身血污，以致沒人能觸摸他們的衣服。」

【哀四 15】

〔和合本〕「人向他們喊著說：“不潔淨的，躲開，躲開！不要挨近我！”他們逃走飄流的時候，列國中有人說：“他們不可仍在這裡寄居。”」

〔呂振中譯〕「他們自己喊着說：『躲開！不潔淨，躲開！躲開！不要觸着！』他們既飄蕩〔意難確定〕又流離，人在列國中就說：『他們不可仍在這裏居住哦！』」

〔新譯本〕「有人向他們喊叫：“走開！你們不潔的人；走開！走開！不要觸摸我。”他們到處逃亡飄流的時候，列國的人就說：“他們再不能在這裡寄居。”」

〔現代譯本〕「人民向他們喊叫：走開，你這污穢的東西！別挨近我！因此他們到處流浪，沒有一個

國家肯收容他們。」

〔當代譯本〕「路人都爭相走避，並且叱喝他們說：“你們這些滿身血腥的人滾開！滾開吧！”於是，他們只好狼狽逃跑，飄泊流浪，沒有人肯收留他們。」

〔文理本〕「謂之曰汙、去之去之、勿捫我兮、彼既遁逃而流離、異邦人曰、勿復旅此兮、」

〔思高譯本〕「不潔！退避！」人們喊說：「退避！不可接近！」如果他們逃亡，漂流異邦，異邦人又說：「不要讓他們留居此地。」

〔牧靈譯本〕「人們向他們叫喊：“滾開！你這不潔的！不要碰觸我們！”他們逃亡流浪，而異邦人也將他們驅逐。」

【哀四 16】

〔和合本〕「耶和華發怒，將他們分散，不再眷顧他們。人不重看祭司，也不厚待長老。」

〔呂振中譯〕「永恆主做他們之業分的、主不看他們的面；祭司的臉面、人看不起；也不厚待長老。」

〔新譯本〕「耶和華親臨分散他們，不再看顧他們；人不再尊重祭司，也不厚待長老。」

〔現代譯本〕「上主不再關懷他們；他親自趕散他們。他不再看重我們的祭司；他不再恩待我們的領袖。」

〔當代譯本〕「主的怒氣把他們驅散，不再眷顧他們；人不再尊重祭司，也不再敬重長老。」

〔文理本〕「耶和華怒而散之、不復眷顧兮、彼眾不尊祭司、不敬長老兮、」

〔思高譯本〕「上主的怒容驅散他們，不再垂顧他們；人也不再尊敬司祭，不再敬重長老。」

〔牧靈譯本〕「雅威親自驅散他們，不再看顧他們。人們不再尊重祭司，也不再厚待長老。」

【哀四 17】

〔和合本〕「我們仰望人來幫助，以致眼目失明，還是枉然。我們所盼望的，竟盼望一個不能救人的國！」

〔呂振中譯〕「我們的眼還直昏花迷糊，盼着幫助我們的，而盼個空；我們在瞭望台上直瞭望着不能拯救我們、的國。」

〔新譯本〕「我們徒然等待幫助，等到雙目失去視力；我們在瞭望臺上期望一個不能拯救我們的國家來臨。」

〔現代譯本〕「我們盼望救援，救援始終不來。我們竟一直盼望着那無力援助我們的國家！」

〔當代譯本〕「我們還在引頸切望，等待人的救援；但我們所盼望的，卻是一個不能施救的國度！」

〔文理本〕「我望救助、致目昏曠、乃徒勞兮、我所瞻望之國、不能施拯兮、」

〔思高譯本〕「我們還在望眼欲穿，幻想著我們的救援；我們仍在瞭望台上，期望著那不能施救的異邦。」

〔牧靈譯本〕「我們望眼欲穿，徒勞地期待著救助。我們焦急等待的，竟是無法搭救我們的外邦人。」

【哀四 18】

〔和合本〕「仇敵追趕我們的腳步像打獵的，以致我們不敢在自己的街上行走。我們的結局臨近，我們的日子滿了，我們的結局來到了。」

〔呂振中譯〕「仇敵像打獵的、追趕我們的腳步，以致我們不敢在我們的廣場上行走；我們的結局臨近了；我們的日子滿了；我們的結局到了。」

〔新譯本〕「敵人追蹤我們，使我們不敢在自己的街道上行走。我們的結局近了，我們的日子滿了；我們的結局已經到了。」

〔現代譯本〕「仇敵四面追蹤我們，以致我們不敢在街道上行走。我們的日子完了！我們的終局到了！」

〔當代譯本〕「敵人正在追尋我們的蹤跡，使我們不敢涉足街頭。我們的結局近了，我們的年日告終了，我們的末日到了！」

〔文理本〕「敵跡我步履、我不得行於衢兮、我之終局伊邇、存日既盈、盡期已屆兮、」

〔思高譯本〕「敵人正在追蹤我們的足跡，阻止我們在街上行走；我們的結局已近，我們的日子已滿；的確，我們的終期已到。」

〔牧靈譯本〕「敵人像獵犬一樣捕食我們，使得我們不敢在街上行走。我們的終結臨近了，我們的時日屈指可數。」

【哀四 19】

〔和合本〕「追趕我們的比空中的鷹更快，他們在山上追逼我們，在曠野埋伏，等候我們。」

〔呂振中譯〕「追趕我們的比空中的鷹還快；他們在山上把我們追得火急，在曠野埋伏等着我們。」

〔新譯本〕「追趕我們的比空中的鷹還快；他們在山上追趕我們，在曠野埋伏攻擊我們。」

〔現代譯本〕「追趕我們的人比空中飛鷹更快；他們在山上追捕我們，在曠野埋伏等着我們。」

〔當代譯本〕「追趕我們的敵人，比空中的飛鷹還要快疾；他們在山上追捕，又在荒野埋伏窺伺。」

〔文理本〕「追襲我者、疾於天鷹兮、逐我於山、伺我於野兮、」

〔思高譯本〕「追捕我們的人，比凌空的飛鳥還要快速；他們在山上搜索我們，在曠野裏窺伺我們。」

〔牧靈譯本〕「追趕我們的人，比空中的飛鷹還要快捷。他們在山上追逼我們，在曠野中伏擊我們。」

【哀四 20】

〔和合本〕「耶和華的受膏者好比我們鼻中的氣，在他們的坑中被捉住，我們曾論到他說：“我們必在他蔭下，在列國中存活。”」

〔呂振中譯〕「永恆主所膏立的王、好比我們鼻孔中的氣，在他們的坑中被捉住；論到他、我們曾經說過：『我們在列國中要在他蔭底下活着』的。」

〔新譯本〕「耶和華所膏立的，我們鼻孔的氣息，在他們的陷坑中被捉住；我們論到他曾說：“我們要在他的蔭庇之下，在列國中存活。”」

〔現代譯本〕「他們捉到了上主選立的君王，無異抓走我們的命根兒，就是我們一向信賴要保護我們脫離強敵的君王。」

〔當代譯本〕「主所膏立的王，是我們的氣息命脈，可是他也落在敵人的陷阱中。我們原希望在他的

蔭底下，得以在外族人中存活。」

〔文理本〕「我之鼻息、即耶和華之受膏者、陷於其阱兮、我嘗言之、我必在其蔭下、處於列邦之中兮、」

〔思高譯本〕「連我們的氣息——上主的受傅者，也落在他們的陷阱中：我們原希望在他的福蔭下，生活在異邦人中。」

〔牧靈譯本〕「我們生命的氣息——雅威的受傅者，也落入他們的陷阱。我們曾認為：“在他的保護下，我們會在列邦中存活。”」

【哀四 21】

〔和合本〕「住烏斯地的以東民哪，只管歡喜快樂，苦杯也必傳到你那裡。你必喝醉，以致露體。」

〔呂振中譯〕「在烏斯地的居民、以東小姐〔指着人民而言〕阿，只管歡喜快樂吧！苦杯也必傳遞給你的；你就必喝醉，以致露體。」

〔新譯本〕「以東人哪，烏斯地的居民哪，歡喜快樂吧！這杯也要傳到你那裡，你必喝醉以致赤身露體。」

〔現代譯本〕「以東人哪，烏斯的居民哪，你們盡情歡笑享樂吧！你們的災禍也快到了；你們也得赤裸蒙羞！」

〔當代譯本〕「烏斯地的以東人啊，只管狂歡作樂吧！因為猶大所遺留的苦杯，快要傳過來給你們了。」

〔文理本〕「居烏斯地之以東女歟、爾其歡欣喜樂兮、惟厥苦杯、必遞至爾、爾將醉而裸體兮、」

〔思高譯本〕「住在胡茲地的厄東女郎！你歡欣喜樂罷！苦爵也要輪到你喝，你將要醉倒，而赤身裸體。」

〔牧靈譯本〕「住在胡茲地的厄東的女子啊！歡欣喜悅吧！苦爵將要傳到你手，你也將會喝醉而赤身裸體。」

【哀四 22】

〔和合本〕「錫安的民哪，你罪孽的刑罰受足了，耶和華必不使你再被擄去。以東的民哪，祂必追討你的罪孽，顯露你的罪惡。」

〔呂振中譯〕「錫安小姐〔指着人民而言〕阿，你的罪罰受足了；永恆主必不使你繼續〔或譯：再度〕流亡。以東小姐〔指着人民而言〕阿，永恆主必察罰你的罪孽，把你的罪顯露出來。」

〔新譯本〕「錫安的居民（“居民”原文作“女子”）哪！你的刑罰已經受夠了，耶和華必不再使你流亡；以東的居民哪！他必懲罰你的罪孽，揭露你的罪惡。」

〔現代譯本〕「錫安已經償還了罪債；上主不會使我們長久流亡〔或譯：上主不會使我們再度流亡〕。但是以東啊，上主要懲罰你；他要暴露你的罪行！」

〔當代譯本〕「猶大啊！你已嘗盡了該受的刑罰，主不會再把你放逐了。可是，以東啊，主卻要懲治你的惡行，揭露你的罪孽！」

〔文理本〕「郇女歟、爾罪之罰已滿、主不復使爾被虜兮、以東女歟、彼必罰爾愆尤、彰爾罪戾兮、」

〔思高譯本〕「熙雍女郎！你的罪債已經償還，上主不再使你流徙；厄東女郎！他必要懲罰你的過犯，揭

露你的罪惡。」

〔牧靈譯本〕「熙雍的女子啊，對你的罪孽的懲罰，已經滿了，你的流放也不會再延長了。但是厄東的女子，你必將受到嚴懲，你的邪惡將被揭露。」